

风弄

著

蝴蝶

BianFu

Fengnang Works

无数忠粉 大陆唯一
翘首以盼的经典佳作 简体授权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情为何物？
情，就是恨不彻底、痛不彻底，
就是离不开、抛不掉、舍不得……
网络最高人气女作家
「风弄」倾情巨作
黑色禁药、
闪灵、
天下归元
等真挚力荐
总有一段「情」会让你
爱得痛彻心扉并无可奈何



风弄
著

蝙蝠

BianFu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蝙蝠 / 风弄 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221-11817-2

I. ①蝙…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5459 号

蝙蝠

风弄 著

策 划 人 陈继光

责任编辑 陈继光

特邀编辑 莽 儿 月饼殿

封面设计 小树莓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营销电话 0851-6828640 (传真)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8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1817-2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章 白家山庄	001
第二章 芳心动，情丝缠	017
第三章 结拜	026
第四章 偷剑	032
第五章 正义教主	061
第六章 花容月貌露	067
第七章 水云儿	095
第八章 千年寒冰床	103
第九章 往事	117
第十章 出逃	129



目录

第十一章 隐姓	141
第十二章 重出江湖	157
第十三章 屠龙大会	190
第十四章 淋漓之毒	205
第十五章 银河瀑布	219
第十六章 少林疑案	239
第十七章 武林盟主	265
第十八章 再次相遇	275
尾声 情为何物	293
番外 夜半无人私语时	295
后记	297



第一章

白家山庄

隆冬，残阳。

没有下雪却冷得吓人。

远远天边，暖红的威力已经被呼啸的北风吹得不知所踪，能回家的小百姓都忙着回家，在关得紧紧的门里积攒少得可怜的热度。

李老板把手缩在衣袖里，看着冷冷清清的官道。

冷清的不仅是官道，连店里也是冷清的。前几天去白家贺寿的人流穿梭于店前的景象，大概因为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已不复见；唯一的客人坐在炭火旁搓着手，一直低着头。

天冷，肯出门的人不多，今天怕是没有人来住店了。

“哒哒、哒哒……”由远而近的马蹄声，却偏偏在这个时候传来。

“嘿！有客到！”小二精神一振。

李老板伸着脖子往外看。

快马乘风而来。两人两骑一前一后，果然在店门前停下。一个脸蛋被冻得通红的女孩骑在马上，爽朗地问：“喂，知道白家怎么去吗？”

“姑娘要去给白家老爷拜寿？”

“嗯，往哪条路走？”

“前面左转，再走三里就是白家的地界。姑娘再骑半个时辰，就可以见到白家大院了。”

“呵！还要再骑半个时辰？这白家可真阔气！”她转头对身后的年轻男子笑道，“师兄，你说是不是？”

周若文笑了。

他今年刚满二十，方圆端正的脸给人感觉极为沉稳，是华山派最出众的弟子，也是师父心目中可以匹配掌上明珠的佳婿。他看着已经被师父、师母默许给自己的师妹方霓虹，露出宠溺的笑容：“师妹，白家乃江湖四大名家之一，我们又是特意来拜寿的，我看言语上还是尊敬一点为好。”

“哼！封白司马徐，白家这些年没有出过一个厉害的后辈，论在江湖上的声势，白家早排到尾巴去了。”

周若文叹着摇头：“师妹……”

“这些可是爹告诉我的。”方霓虹对周若文吐吐舌头，甜笑道，“师兄，我知道轻重，这些话不会在白老爷子面前说的！”

“时候不早了，还是快点走吧！白前辈五十大寿，武林中人大都前两天就到了。明日就是正日，我们今日才来，恐怕已经有些失礼。”

“怕什么？又没有迟到，难道拜寿没有提前也是罪过？”方霓虹回了一句，掏出一点碎银扔给李老板，提鞭策马，正要朝前路奔去，不料一道陌生的声音传了过来。

“两位请留步。”

温柔的男声在短短数字中，竟穿透了骑在马上的人们的听力神经，抑扬顿挫的节奏，仿佛让冰冷沉滞的空气也随着跳跃了一下，引得刚要挥鞭直去的两人同时回头。

店里原本静静坐在炭火边的唯一的客人，不知何时已经站在店门外。

黑衣、黑发、黑色的厚厚毡鞋，一派平民书生打扮。

“嗯？”方霓虹应了一声，视线碰到那双美丽得不像话的眼睛，心蓦然扑通扑通地跳起来。

那双眼美丽得不像话，也沉着得不像话，更深邃得不像话。似乎只要望一眼，心里就有说不完的话要涌出来，却又都卡在喉咙处，说不出一个字。

看了第二眼，她才发现那不该称为“美丽”——站在店门外的是个英俊的男人，而且比她见过的所有男人都英俊。

英眉、挺鼻、让人惊叹的唇，还有温文尔雅的笑容。

“请问这位公子，为何叫我们停下？”一向大大咧咧的方霓虹，居然斯文起来。

温和的笑意从唇边延伸，黑衣人轻轻拱手：“请问姑娘和这位公子，二位可是要前往白家山庄？”

“不错。”周若文应道，“我们奉了师命，前去向白前辈拜寿。”

“既然如此，可否载在下一程？”黑衣人又问，“在下也正要前去白家山庄。”

“你？”方霓虹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他，“你没有马？”

“在下原打算行路过去，不料天忽然刮风，路途难走……”

“你也要去拜寿？”

“正是。”

周若文瞅瞅身边似乎有点不对劲的师妹，又看看男人——

英俊恬静、斯文淡雅……

周若文呵呵笑起来：“原来是同路人。在下华山大弟子周若文，这位是我师妹霓虹。请问兄台高姓大名？”

“在下白少情。”他的声音真是动听之至，每一个音节都让人心窝里感到说不出的舒服。

方霓虹的眼光落在白少情身上，弹起一个又一个幽幽的感叹：“白？你姓白？你是白家的人？”

白少情似乎对这个问题有点为难，踌躇片刻，方苦笑道：“惭愧，少情乃是白家最不争气的三子。”

“哦，原来是白家三公子。既然如此，请与我同乘吧！”周若文忽然露出放心的神情，伸手将白少情带上马。“师妹，天色已经晚了，我们起程吧！”

“好！”

“多谢周兄。”

三人两骑，立即扬起一片黄尘。

李老板站在门外，喃喃自语：“我这不是瞎了眼吗？那个居然是白家三公子。我就说，人虽然穿得寒酸，模样还真是少见的好看。要是他进店的时候吱个声，我说不定就瞧出来了。哎，丢了一次巴结的好机会。”连连捶自己的头。

一路急驰，方霓虹不断回头看坐在师兄马上的白少情，内心狂乱，到白家

山庄门口下马时，已是红云满腮。

白少情从马背上不甚利落地跳下来：“多谢周兄。”

“举手之劳。”周若文拱手笑笑，转头打量眼前名满江湖的白家山庄。

江湖四大名家中，白家最富。不说这连绵百里的土地，仅仅这建筑在洛夕湖畔的白家山庄，那门前两只真金实心、以宝石为眼的狮子，已能说明一切。

白家负责恭候的仆人立即迎了上来：“呵呵！贵客到了。请问公子、小姐尊姓大名？小的好向老爷禀报。”一派笑颜，却似乎毫未察觉一旁的白少情。

“在下华山周若文。家师身体忽然不适，无法亲来，故命我与师妹方霓虹来向白前辈拜寿。”

白家仆人彬彬有礼，显然训练有素：“原来是华山派的英雄，快请、快请。华山派各位的厢房早已经预备好了。”对两人殷勤一笑，转身带路。

“那你呢？”方霓虹不肯挪脚，转头轻问。

白少情优美端正的唇微微一扬：“少情先行拜见家母，方姑娘保重。”

看见白少情似无眷恋地潇洒转身，方霓虹蓦然抿唇：“等一下，那我……”

“方姑娘来拜寿，要在白家住上几天吧？”白少情停下脚步，背影挺拔安然，“那我……一定会去拜访姑娘，以谢姑娘同携之恩。”

方霓虹这才露出笑脸，又喜又羞道：“真的？”抬眼瞅了白少情背影一下，忍不住问：“你要如何谢我？”

“请姑娘吃顿饭，如何？”话中夹了些许戏谑，却绝不轻薄。

白少情举步离开，温柔的笑声仍留在方霓虹耳边。

周若文转身，发现师妹还待在原地：“师妹，还不快跟上？”望望方霓虹看的方向，明知故问道：“白家三公子走了？”

“嗯，他说要拜见母亲。”方霓虹怅然若失。

“我们走吧！那位大哥还等着领我们去休息的厢房呢！白前辈今天事忙，明天才拜见。”

“嗯。”

山庄中处处亭台楼阁，回廊一道接着一道，两人跟着仆人走了小半个时辰，才到了专为他们准备的风雅阁。

眼前富贵的景象让方霓虹这等江湖儿女，感觉似乎到了另一世界，廊下挂着的各色漂亮鸟笼，更让方霓虹呵呵笑个不停。

“师兄快看，这是什么？”

周若文看着兴奋的师妹，唇边带笑：“师妹，来，师兄和你说几句话。”

方霓虹扔出一块石头，吓散池中大群红白锦鲤，抬头把长辫子往后一甩：

“什么事？”

“那个白少情，我们还是少接触好。”

方霓虹一愣：“为什么？”

“他……他的家世不大好。”

“白家公子怎会家世不好？”方霓虹大奇。

“这个武林传闻，你居然不知道？”周若文索性坐在回廊上，把袖子一撂，“来来，师兄告诉你。”

“你快说。”

“白家这代的当家白莫然……就是这次过寿的白老爷子，与白夫人，也就是当年的武林第一美人宋香漓的一段爱情故事，可是感天动地……”

方霓虹嘴巴一撇，摆手道：“老调重弹，还以为有什么新鲜的可听呢！我听爹说过，当日白莫然遭敌伏击，宋香漓舍身相救，腿被砍瘸了不说，连武林第一的容貌也被毁了。白莫然在病榻前对宋香漓指天发誓永不负她，还真把她娶进门，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处处小心周到，堪称武林第一好相公。”

“呵呵！你什么都知道？”周若文环起手，“那我问你，白少情是何人所生，你可知道？”

“这个……难道不是宋香漓所生？”

“怎么样？难倒你了吧？”周若文点头道，“确实不是。江湖中谁不知道白夫人只有两位公子，长子白少信，次子白少礼。这位三公子，其实是一个住在深山的瞎子为白莫然生的儿子。”

方霓虹蹙眉：“那白莫然岂非成了负心汉？”

“也不能这么说。”周若文缓缓摇头，“宋香漓为白莫然生下两子，几年后白莫然又遭人伏击，被击落悬崖差点喂了虎豹，居然被深山里一个可怜的瞎子孤女救了。孤男寡女日夜相对，里面又不知夹杂了什么事。反正等白家人找到白莫然时，那女子已经珠胎暗结。”

“哎呀！那定把宋香漓给气坏了。”

“何止，听师父说……”周若文放小音量，附耳道，“宋香漓为了此事伤心

欲绝，好几次要寻死，都被家人拦住了。当时白家老太爷还在世，坚决不肯让白家子孙流落在外，白莫然一面对不起爱妻，一面又要顾着自己名声，闹得焦头烂额才劝得宋香漓答应让三子入白家门，算自己所出，连那个对他有救命之恩的瞎女也接到府上，以远房亲戚的名义养着，事情这才告一段落。”

他一口气说了好长，续道：“所以，白少情在白家并不吃香，大家心知肚明他是个私生子。你没看见仆人见他的脸色？还有，他下马时下盘虚浮，恐怕白老爷子连白家武功都没有传他。师妹，我们身在别人地方，不要招主人的忌讳才是。”

方霓虹正将辫子散了重梳，听了周若文的话，把头发朝上一撻，扎成轻便的发髻，哼道：“我招谁忌讳了？就算白少情不是白夫人亲生，也是白家的人，为什么我不能和他说话？哼，我还要他请我吃饭呢！”想到旁人对白少情的嘴脸，心里一阵不痛快，又劈头对周若文道：“师兄，连你也是这样的势利眼不成？你若是为了这些看不起他，我可再不和你说话！”说到后面，居然隐隐心酸起来。

无人知，冥冥中，情丝已缠——难挽。

白家山庄深处，冬意更寒。

斜阳已逝，这个不大有人愿意来的角落，比其他各处更为清冷孤单。零星几个正在打扫花圃的仆人，抬头看一眼面前走过的人影，眼睛里都闪过一丝赞叹和惋惜。

雍容、镇定、俊美……三公子。

所有的赞叹和惋惜都在刹那间一闪而过，仆人很快就想起自己和他的身份，立即将头深深低下，专心在自己的差使上去。

从山庄大门算起，这是第一百一十二个。

白少情目光不移，温柔地看着前方低矮得简直不应该出现在富贵如斯的白家山庄中的房子，唇角逸出冷笑。

第一百一十二个明明知道他的存在，却把他当作不存在的仆人。

三公子不存在已经成为白家默认的规矩。白少情记得，当日那几个趴在窗边唤他一道玩耍的小仆，已经被毫不容情地赶出白家。

修长的指，在熟悉又陌生的门上摩挲片刻，白少情难得地叹气。

斗转星移，树上叶儿早已落尽，原来已经又是一年。

推开咿咿呀呀的木门，屋中窗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背影。

那背影并不美，粗布衣裳、头无饰品，纵然只从背影上看，也可以猜到她还有一张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脸。

可以给人留下印象的，只有孤单。

在摇曳的烛光下，更显孤单。

但白少情的唇角，却因为这丝温柔的孤单而泛起难得的真正的微笑。

“娘，孩儿回来了。”他靠近，轻轻跪倒在妇人膝下，昂头看着每年都衰老不少的容颜。

妇人笑了，偏头，烛光映红她平凡的脸。“少情，你回来了？明天你父亲五十大寿，我猜到你今天会回来。看，娘准备了蜡烛等你。”纵然目不能视，手还是准确无误地指出了烛火的方向。

暖流，哽咽在喉处。

“谢谢娘。”

“傻孩子，娘什么也没有给你啊！”摸索着抓住白少情的手，妇人叹道，“你吃苦了。”

“没有。”

“不用瞒我，瞎子摸人最厉害，我一摸你的手，就知道你干过粗活。”

白少情笑起来：“娘，您别多心，我不过是帮老师挑挑水、劈柴火而已。身为弟子，这算什么？”

“少情，你这次回来，还要离开白家去读书？”

一阵默然。

白少情轻道：“娘要是寂寞，少情就不走，留下来陪娘。”

“不，”妇人自失地笑了，“你看看我，男儿志在四方，怎么倒羁绊起你来了？去吧！等你父亲大寿后就走。”

静了片刻，空气中恬然的气息仿佛被打乱了，妇人蓦然叹气：“我们胡扯些什么？这里也没有外人，何必说这些谎话？少情，我知道他们待你不好，娘不要你留在白家吃苦。”

“娘！”白少情蓦然喊了一声，热气浮上眼来，“少情一定会有出息，把娘从这个姓白的地狱接出去。”

“嗯，娘等着。”

夜色更浓了，隔着纱窗，可以瞧见小屋中两道人影温暖贴近。

烛光昏暗，人心又如何？

原想等母亲睡后便回房，但白少情却站在床边，看着熟悉的脸站了整夜。

娘，大寿后我又要离开了。

平日藏在心底的种种愁绪，被一根不舍的针挑了起来。

回家初日见过娘，今日则要去见爹和另一个“娘”，还有那两个站在云端的哥哥。等拜过父亲，全了礼数，就立即离开吧！

白少情斟酌着。若再逗留，只会惹他人不快，为娘找来麻烦。

昂头，想长长叹气，却忽然想起母亲还在熟睡之中，忙咽了下去。

窗外天已大白，昨夜他在茶中放了一点安神镇静的药，不希望母亲察觉他的离开。

一去，恐怕又是一年。

木门又咿咿呀呀地开了，阳光淌泻进来。白少情恢复往日的淡泊，跨出屋子。

白家山庄的正厅离这里很远，白少情缓缓而行，路上不断遇到兴高采烈的拜寿客，惊讶和赞美的目光中夹杂着嫉妒，从他的脸移到细长的脖，直到比女子还纤纤优美的指端。

“白公子！”身后传来清脆的喊声，一道粉红的人影急奔过来，“白公子现在是去为白老爷子拜寿？”见白少情微微颌首，方霓虹笑起来，“我和师兄正巧要请你带路。师兄，你快点！”兴奋的嫩脸转向后方，朝故意磨蹭的周若文嚷了一句。

“嗯嗯，知道了。”周若文暗叹，只好走向前对白少情笑笑，“白兄好早。”

白少情没有笑，可眼中却有掩不住的笑意：“不早了。”

任谁看见这样友善的目光，都无法不起亲近之心。

三人一道，沿路而去。

未到正厅，笙歌已飘入耳中。不用走到里面，已可以知道热闹繁华到何等地步。

方霓虹啧啧：“宾客好多。”

“白老爷子名满江湖，大寿之日，当然有许多景仰白老爷子的人前来祝贺。”周若文看看身旁的白少情，着意捧了白家一句。

白少情不咸不淡看了周若文一眼，轻笑：“周兄千里前来为家父拜寿，少情感激不尽。”

“不敢当、不敢当。”

唢呐、锣鼓，里里外外的宾客寒暄声，仆人各处穿梭的脚步声，再加上厅外正预备献寿的戏班子练噪声，越靠近便越是震耳欲聋。

好一场热闹的寿筵，怕可算是武林今年少有的大喜事了。

三人正要抬腿跨入正厅，声音却停了。

唢呐声停了，锣鼓声停了，人声停了，连脚步声、咳嗽声也没有一丁点。

彻彻底底的蓦然安静。

周若文和方霓虹不解地对望一眼，两人都想同时发问，却都在张嘴之前，听见一声惊喜交加的洪钟大笑：“请！快请！”

仿佛这话解开寂静的法术，各种热闹的声音顿时又沸腾起来，唢呐锣鼓，仆人比开始更吵、更闹。

大厅中的宾客，堂堂数百人，高矮肥瘦各路门派，忽然随着满面红光的白老爷子一涌而出。

“何人如此气派，居然惊动主人亲自出迎？”

周若文低头一想，唇角微扬：“有如此气派者，江湖中只有一人——封龙。”

“封家大公子？”方霓虹悄悄看一眼不作声的白少情，不屑道，“靠着家里名声摆架子，我最看不起这等公子哥儿。”

说话间，平整的方砖路上人声又沸，方霓虹看不起的公子哥儿已经被团团簇拥着迎进来。

青衫蓝巾碧绿剑——封龙。

漆黑的发，星般眸子，修长而有力的手，轻轻按在那把名动天下的碧绿剑柄上。

方霓虹刚刚还在嫌弃他的名字土气，嫌弃他的架子太大；现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只因“龙”这个字，若不由他用，那就再没有人配用。他若不摆架子，还有谁有资格摆架子？

光华内敛，名器暗藏，却掩不住龙虎之姿。

“白某区区生辰，怎敢劳动封大公子？”白老爷子脸上有光，笑意盈然。

“封白司马徐世代交好，世伯生辰，小侄理应亲自来贺。”

话虽如此，封白司马徐，却有哪一家出过如此杰出的人才？短短几年，凭手上一把碧绿剑，成为江湖上只可仰望的神话的，也只有封家而已。

站在父亲身后的两名英气勃勃的白家公子，望向封龙的眼神，又是羡慕又是嫉妒。

封龙环视大厅一眼，在椅上缓缓坐下，接过仆人恭敬送上的香茶，小啜一口，每一个动作都完美得无可挑剔。

封家何幸，有子若此。

自从一剑挑杀为恶江湖三十年的天南山怪后，封龙已被武林同道奉为江湖第一高手。其年纪之轻、智谋之深、风度之佳、武功之高，均为人所称赞。这次白家大寿，也不知为何可以让从不轻易露面的封龙亲自出马？

白家蓬荜生辉。

寿辰正日一早就接到贵客，白莫然心情更佳，笑声如洪钟般长闻不断，各路英豪也纷纷上前祝寿。

“白老爷子，这是我从长白山弄到的千年老参。区区寿礼，不成敬意。”

“客气、客气，白某生受了。”

“这幅天湖落燕图，是王宫里流出来的珍品，白老爷子瞅瞅，可还过得去？”

厅中一片喧闹，众人的礼物堆积如山。这也难怪，白家虽然没有杰出的后人，但江湖地位仍在，更是武林首屈一指的富翁。

“锵、锵……”锣鼓忽变，接着清脆铃声连绵不断响起。

珠帘后人影绰绰，两名侍女打前，引出一位身穿锦服的贵妇人来。

头饰缤纷，金线缀裙，雍容华贵，只可惜脸上却有一道明显的疤痕，生生将一副国色天香的容貌给毁了。

宋香漓摆出当家主母的架势，对众宾客含笑道：“各位盛情，白家不胜感

激。今日，请诸位尽情享乐。”她不怕别人的视线落在自己残缺的脸上。她这道伤疤，是对白家永远的恩德，是她的勋章。

另一边，白莫然已经亲自起身，将爱妻小心翼翼搀扶上来。

“不是说身子倦吗？客人有我和少礼、少信招待就可以，何必亲自出来？”

“今天是老爷大寿，我不能闲着。”

与一厅宾客寒暄后，宋香漓目光落在封龙身上，不待白莫然介绍，轻轻启唇：“封公子？”

“正是小侄，见过伯母。”

容貌虽已毁，高贵气度却仍未消，宋香漓点头，赞道：“封公子好气度。”

“伯母夸奖了。”

这一边，宾客拜寿已完。接下来，轮到白家子弟向大家长拜寿。

白少礼、白少信率领一众白家子弟，整整齐齐跪下。

“孩子祝爹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白家人，自然惯穿白衣。

眼见底下白衣如雪，子侄个个英姿出众，白莫然连连大笑，摸着胡子笑着望向妻子。

笑容忽然一凝。

宋香漓虽然在笑，却笑得绝不自在。白莫然与她相伴数十年，自然看得出来，目光立即顺着她的视线而去。

厅内白家子弟跪了一片，厅外门边，居然也默默跪了一人。

黑衣、黑鞋、漆黑的头发。

白少情。

趁着无人注意，白少情在厅外勉强磕一下头，算完成向父亲拜寿的礼节。如此便无人可以挑剔什么了。抱着相见争如不见的心理，白少情悄然从地上站起来，转身。

一个挺拔的身影，却赫然无声无息出现在眼前。

白少情低头，瞅见那把碧绿得仿佛千丈深潭的宝剑，向来平静无波的脸上，出现一丝诧异，瞬间消去。

“贵客请让路。”

“封龙不才，武林中居然有如此龙凤之姿的新秀。”封龙笑了，“可否请问

兄台尊姓大名？”

被封龙将去路挡住，更因封龙招惹来最不希望招惹的好奇目光，白少情抿唇。

白少情居然引起封龙注意！白莫然大为不快，宋香漓唇边冷冷一笑。

他立即走了过去。“封贤侄，这位是……”知道无法隐瞒，白莫然不情愿地引介道，“我的三子少情。少情自小体弱，故不在山庄习武，出外跟一个夫子读书，一年回来一次。故武林朋友都不认识。”眼睛朝白少情一扫，沉声道：“天冷，不要在这里站着。你的身体比不得两位哥哥，回房吧！”

“是。”白少情应了一声，转身，封龙却还是挡在路上。

封龙充满男性魅力的脸，忽然幻化出动人的微笑：“既然是白家公子，封龙更生结交之心。白兄弟请暂莫走，有一件事情，恐怕与白家的人都有点关系。”转头对白莫然道：“不瞒世伯，封龙此来，一为拜寿，二就是为了此事。不知世伯可否找个地方与封龙细谈？其他白家人……最好也在场。”

他虽然言辞恭敬，却每一个字都极有分量。

白莫然心中疑惑，立即点头，将封龙请入偏房，并命大子、二子扶了母亲入内。白少情本想掉头离开，却被封龙一眼瞅到，修长的手轻轻搭在白少情肩上。

他何等武功，白少情身不由己，只能跟进。

各人安坐，询问的目光都集中在封龙脸上。

封龙默默喝了一口清茶，才面容严肃地吩咐：“抬上来吧！”

随行的龙家家丁鱼贯而入，每四人抬着一具木箱，总共五具，人人神情肃穆。

白莫然一看，不由暗自生疑：这木箱不论大小、模样，都像棺材。难道姓封的是来寻我晦气的？

封龙也不解释，待木箱落地，又吩咐道：“打开。”

众家丁动手打开木箱，只闻一阵强烈的恶臭味飘出。白家数人探头一看，箱内装的果然是尸体。

白莫然脸色一变，身旁白家大子少礼已经忍不住大喝起来：“封龙！今天是我爹爹大寿，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问的正是众人同样疑心的问题，一说出口，所有视线自然都转到封龙